



詩緝卷之六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衛國風

說已見邶

○粲曰漢志河內朝歌縣注云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

淇與音郁美武公之德也

疏曰武公和僖侯子有文章又能

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

相去聲○疏曰為卿

士美而作是詩也

曰衛武公詩幽王時○朱氏曰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

猶箴儆於國曰自臍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又

作賓之初筵抑

之詩以自儆

疏言淇奧之詩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補圖屬
之平歐陽補圖今定為幽衛武享國五十有五前
為宣後為平何以知淇奧之中為幽也蓋淇
奧美武公之入相其入相幽也武公既入作
賓之初筵以刺時入者入為卿士時指幽也
武公入相於幽至平而進為公孔氏謂幽王
之時武公以為卿士是也衛武詩二鄘柏舟
在初年為宣衛淇奧在入相後為幽舊說幽
無變風非矣

瞻彼淇奧

釋文曰淇奧水也。解見邶泉水。傳曰奧隈也。長樂劉氏曰謂水涯。

寧曲之地。北宮文子賦淇奧其字從水與與通。

音伊。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朱氏曰淇上多竹。三都賦序云見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傳曰匪文章。猗則知衛地淇奧之產。

斐同大。如切如磋。七河反韻通作瑳。象曰磋如琢。

學作斐。如切如磋。七河反韻通作瑳。象曰磋如琢。瑟彼玉璜之瑟說文云個武貌剛毅之意也。如

如磨。琢治石曰磨。瑟今個兮。個還之。上濁。曹

補傳曰荀卿云陋者俄且個釋之者引說文云。謂猛為個。赫兮咺兮。咺咺之上大。學作喧音同。

曹氏曰。喧聲譽之。喧傳也。補傳曰。說文與字。

書皆謂朝。鮮以見。啼不止為。咺蓋眾口喧然譽。

詩經卷六

武公之善不止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諉音喧○傳日諉忘也

興也衛稱淇園之竹故以其猗猗美盛興武

公之文章也匪然文章之武公如切磋琢磨

以成其器骨象玉石雖美材非磨礱不成器

亦猶人有美質必問學以成德問學之功必

積漸致之故取治骨象玉石用工之深者喻

之武公能自治如此故瑟兮縝密個兮剛毅

赫兮明德之著見咺兮聲譽之喧傳此匪然

文章之武公民終不能忘之也○大學云瑟

今不從
今個兮者恂慄也毛以個為寬大與大學異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音精與菁音義同○有匪

君子充耳琇瑩音營傳曰充耳謂之瑱天子瑱諸侯雜以玉石瑱天之去聲

○釋文曰琇石之次玉者○錢氏曰瑩玉色之

華瓊瑩也○會弁如星會音繪○戔日會之謂弁之縫

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縫去聲礫本又作礫音

疊○疏曰在朝君臣同服弁師云王之皮弁會

五彩玉璫注云皮弁之縫中每貫結采玉十二

以為飾謂之璫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

各以其等為之注云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

爵為等則玉用三采而堪飾七也堪音其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

君子終不可諼兮

武公入相于周服皮弁以趨天子之朝其充耳之瑱乃美石之琇瑩而鮮絜又會縫其皮弁其玉飾如星言德稱其服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

音責。程子曰如簣言密比。粲曰檀弓云大夫之

簣與注謂牀第即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

朱氏曰

牀棧也棧助諫反

其銀鍊之精純。錢氏曰

如圭如璧

朱氏曰圭璧言其生

質之

寬兮綽兮

程子曰寬弘裕也綽開豁也。粲曰書無逸云不寬綽厥心。

猗重較兮

猗音倚重平聲較音角。釋文曰猗依也。傳曰重較卿士之車。疏曰

輿人注云較兩轆上出式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轆音倚車

傍也又音意。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

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平常則憑較若應

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詩補傳曰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三寸較既出於式上故

曰重較。朱氏曰言其德稱是重服也。

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左思

吳都賦言鄱陽暴謔則為虐矣

如簣言如牀棧之密比也金錫言鍛鍊之甚

精圭璧言器質之可貴又有寬裕綽豁之德

而倚車之重較以君子之德而乘君子之器也較式皆乘車所憑較在式之上故曰重較人於謹言之時鮮有過失至於戲謔笑談之際從容相忘易以自縱言語之過常必由之今於戲謔之際而不為虐見和而不流非以戲謔為美也朱氏曰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音盤刺莊公也疏曰莊公揚武公和子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音杵○曰衛莊公詩平王時前人用賢以建功業棄而不用則不能繼之矣此序與秦晨風序意同

考槃在澗傳曰考成也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槃曰或見槃字從木遂以為器非也

民訖自若是多槃與盤同此言成樂在澗猶云澗日涉以成趣耳碩人之寬日

碩大獨寐寤言槃曰既寐而寤既寤而言皆獨自耳永矢弗諼音

也○歲日矢誓也諼忘也○朱氏曰自誓不忘此樂也補傳曰自誓而以永言有終焉之意

窮處山澗之中而成其槃樂者乃是碩大之

賢人其心甚寬裕雖在寂寞之濱而無枯瘁之色戚戚之意易所謂肥遯也深山窮谷無有游從獨自寐獨自寤獨自言其離索寂寞如此然賢者處之泰然永誓不忘此樂所以形容其遺佚不怨之意也○舊說以弗諼弗過弗告皆為賢者猷畝不忘君之意其義亦正但與上文槃樂寬大之意不類故此詩不過極言賢者山林之樂以見其時之不可為而賢者無復有意於仕所以刺其君之不能

用也孔叢子云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

考槃在阿

傳曰曲阿

碩人之邁

音科。傳曰邁寬大貌

獨寐

寤歌永矢弗過

音戈。槃曰過經過也

賢者之窮處其既寐而寤既寤而歌無往非獨而自得其樂永誓不復他往居之而安也如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也

考槃在陸

釋地曰高平曰陸

碩人之軸

鄭音逐毛音迪補傳曰軸卷

也猶言卷而懷之○槃曰軸說不一毛以為進鄭以為病蘇氏以為盤桓不行皆不若補傳為

長獨寐寐宿永矢弗告協韻音谷○朱氏曰不以此樂告人

賢者成樂於陸如軸之卷收藏不用也既寐而寤既寤復宿無往非獨言其離索獨居非一朝暮也然賢者自得其樂永誓不告於人賢者之隱惟恐人之知也然永矢弗諼永矢弗過永矢弗告亦作詩者形容其高舉遠逝有終焉之意耳賢者不自言其如此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上常之上

濁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曰衛

莊公詩平王時

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荅之事但言其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唯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語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詞大抵然也然當時衛人知其事者一讀其詩便已默悟矣首序題以閔莊姜有左傳可證說詩若不用首序則以此詩為美

莊姜可乎

碩人其頡

音祈。頡，大也。朱氏曰：衣錦

裝衣

二衣。今皆如字。裝，傾也。國君夫人當翟衣而嫁

錦衣在塗所服禪音丹。○粲曰：上衣舊去聲。鄭

字裝禪衣也。以穀為之。加於錦衣之上。齊侯之

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傳曰：東宮，齊太子也。○

名得臣。繫太子言。邢侯之姨

蘇氏曰：邢，周公之

姨曰：譚公維私

○疏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

國中。襄其君為公。○傳曰：姊妹之夫曰私。

有碩尊大貴之人頡然而長其衣以錦為之

上加禪衣在塗服之以來嫁者乃是齊侯之

子嫁為衛侯之妻言匹敵也又是齊東宮太

子得臣之妹與太子同母嫡夫人所生言貴

出也又邢侯呼已為姨已譚公為私言其娣

妹皆嫁於諸侯也邢譚互言之耳風人不直

言莊姜不見荅之事但首章歷述其親族欲

讀之者知其為莊姜則不見荅之事國人自

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

手如柔荑音題○朱氏曰黃膚如凝脂疏曰脂有

文則膏脂皆總名對列即內領如螭螭音首齊

則注云脂肥凝者曰蠟蠟音蠟蠟蠟音蠟

蠟蠟也蠟蠟又云蠟蠟音蠟蠟蠟音蠟

蠟蠟也蠟蠟又云蠟蠟音蠟蠟蠟音蠟

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如上一

所言皆一物耳郭璞云蠟蠟在糞土中蠟蠟在木

中故山陰陸氏以為蠟蠟也又為一物姑兩存之齒

然蠟蠟為蠟蠟則同也蠟蠟音焚蠟蠟音詰屈

如瓠犀瓠音互○朱氏曰瓠辨補通反又螭首

蛾眉螭音秦○傳曰螭首廣額而方○舍人曰

且方○朱氏曰蛾眉音紮○疏曰此蟲額廣而長巧笑

倩兮倩音茜○傳曰倩好口輔○美目盼兮

莫反○傳曰盼白黑分

莊姜其手如茅莢之柔其膚滑白如脂膏之

凝頸白而長如木中螭螭之蟲齒白而整如

瓠中之子首如螭蟲之首額廣而且方也眉

如蠶蛾之眉勾曲如畫細而長也其巧笑則

倩兮美好其美目則盼兮白黑分明莊姜容

貌之美如此君何為不荅乎

碩人敖敖音翺○曹氏曰釋文云敖出遊也

碩人敖敖音翺○曹氏曰釋文云敖出遊也

碩人敖敖音翺○曹氏曰釋文云敖出遊也

與農郊

說音稅。○疏曰說舍也。傳曰農郊近郊也。

四牡有驕

音曉。○傳

曰驕

朱憤鑣鑣

憤音焚。鑣音標。○傳曰憤飾也。

壯貌。朱鑣鑣人君以朱纏鑣且以為飾。○祭

曰鑣

謂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鑣鑣非一鑣也。

清人駟介庶庶武貌無邊傍載驅行人儻儻衆

貌從

翟弗以朝

弗音弗。朝音潮。○疏

從金

傍義各異。翟弗以朝傳曰弗蔽也。○疏

曰婦人乘車不露車之前後設帳以自隱蔽謂

之弗

因以翟羽為飾蓋厭翟也。次其羽使相厭

厭音葉。○祭曰春官巾車云厭翟勒面績總注

云勒

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上文

注云龍駟也以白堊飾韋雜色為勒總著馬勒

直兩

耳與兩鑣績畫文也。詩翟蔽以朝蓋厭翟

也。蔽音弗。又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音必

世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此碩人敖敖然優游舒徐自齊來嫁于衛說

舍於近郊整其車服而後入四馬驕然而壯

每馬之鑣皆有朱色之飾故曰鑣鑣又以翟

羽為車之蔽弗以此入君之朝見其雍容閑

雅禮文之備也莊姜以禮來嫁不應不見荅

豈吾君疲於政事而未暇與夫人相親耶若

是則諸大夫聽朝者宜且早退無使吾君勞

於聽斷可也○君之不荅莊姜以惑於嬖妾

之故而此詩以為勞於政事所致母之不安

其室以淫風流行之故而凱風以為勞苦而

然風人之辭微婉矣

河水洋洋傳曰洋洋北流活活音括又如字

流貌。疏曰左傳云賜我先君履西至於河

在齊西北流也。補傳曰以河之流喻齊國之

盛。施眾歲歲。朱氏曰歲歲音豁。傳曰眾魚

求昏於齊。公鱣鮪發發。鱣鮪音旃委發音撥。

曰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額下體有邪行甲無

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南呼為黃魚。陸幾

曰鱣身形似龍銳頭背上腹下皆有甲今於孟

津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亦中羹臠

又可作鮓其子可為醬臠音礮山陰陸氏曰鱣

肉黃俗謂之玉板。粲曰本草以鱣為黃魚是

也。鱣今俗作鱣即鱣黃鮓是也。鮓曰鮓鮓也

似鱣鮓音洛。陸璣曰鮓形似鱣而色青黑頭

小而尖似鐵堯口亦在額下大者不過七八

尺一名鮓肉色白味不如鱣也。說文曰魚著

網尾撥撥然。補傳曰葭蒹揭揭。葭音加蒹貪之

曰鱣鮓音傑。曰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蒹蘆

崔又名離亦一物而名四並解見七月亂頑之

去崔音完。傳曰揭揭長也。庶姜孽孽。魚結

粲曰庶出為孽言庶士有揭音摯。董氏曰庶

孽者眾多之貌。與伯兮揭兮音義同。

齊北西至于河故舉河水言之謂河水洋洋

然盛大在齊之西而北流之貌活活然言齊

據大河其國盛大猶季札言泱泱乎大風也

施魚罟於河中其入水聲濺濺然而得鱸鱖
鮪鮓之大魚其魚著網掉尾發發然喻莊公
求昏於齊而得貴女猶衡門以河魴喻齊姜
也河上葭蘆與茨亂之草揭揭然長喻莊姜
來歸庶姜姪娣孽孽然衆多庶士媵臣揭揭
然武壯也以齊國之大姜女之貴媵送之盛
無一不滿人意君何為不荅乎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音萌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

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華音復相棄背音佩

或乃困而自悔嗟其妃耦嗟去聲故序其事以

風焉風音美反正刺淫泆也日衛宣公詩桓王時

刺時則上所化也男女之合不以正則不可

以久雖悔何及所以戒也非美也

氓之蚩蚩音癡傳曰氓民也朱氏曰蓋男

貌抱布貿絲貿音茂傳曰布幣也蚩蚩無知之

也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賤曰即送子涉淇淇解

泉至于頓丘傳曰丘一成爲頓丘在朝歌紂都之

夫既登詩序卷六

東也。朱氏曰頓丘地名也。祭曰漢志東郡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為縣也丘一成為頓丘謂一頓而成也或曰一重之丘也。匪我愆期。傳曰愆子無良媒。

將子無怒。將音鏘。秋以為期。

一章述始者已為男子所誘而已許之奔也。言有一氓我本不識其為何人但見其蚩蚩然無知抱持其幣而為我買絲怨而深鄙之也。此氓非來買絲但來就我謀為室家也。此氓來誘我欲便挈我以歸我未成行此氓責我以愆期我乃送之涉淇水至于頓丘謂之

曰非我過子之期也子無善媒以先告我故我行計未辨請子無怒以秋為期當從子以往言已初為遲疑為男子所迫趣乃許之也。

朱氏曰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解者何以異此

乘彼墉垣。音危表。朱氏曰垣墻也。以望復

關。李氏曰復關關名。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釋文曰漣漣泣貌。既見復關載笑載言。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傳曰體兆卦之體。疏曰

繇辭繇音宙占辭也。祭曰春官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注云體兆象也周公云體王其罔害

同箬筮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傳曰賄財也

二章述已為男子所惑而遂奔之也言本以秋為期期既至矣乃登彼壞墻以望此復關之人未見此復關之人則泣涕漣漣既見此復關之人則載笑載言是我為所惑也爾卜之於龜筮之於著其兆卦之體皆無凶咎之辭言與我宜為室家爾遂以車來而我以其賄財遷徙從子而往謂男子假卜筮以要已遂罄其資以從之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說文曰沃灌漑也。于嗟

鳩兮于音吁。曰鳩鵲也。鵲音宛無食桑甚音甚

謚之上濁。釋文曰甚桑實也。于嗟女兮無

與士耽音儋。蔡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說解

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以貞信為節

三章述其既奔而悔也桑之未落其葉沃然

潤澤喻情眷歡洽之時也鳩嗜桑甚之甘則

食之不巳猶女愛男情眷之濃而為其所誘

故歎鳩無食桑甚女無與士耽樂為淫也士

之耽猶可解說女子一失身於人無可解說

矣蓋言其既奔之後不待愛弛旋既愧悔已

無及也朱氏曰婦人深愧悔之辭主言婦人

惟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可

觀耳非真以士之耽為可說而怨之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傳曰隕自我徂爾賡曰徂

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商。傳曰漸車帷裳音漸

尖。朱氏曰漸漬也。賡曰帷裳童容也。疏

日以帷障君之傍如裳也。丈夫車立乘則有蓋

無帷裳。女也不爽。傳曰爽。士貳其行。去聲。士也罔極

曹氏曰罔極。言不可測知。二三其德

四章述其愛弛而見棄也桑落而黃隕喻情

眷衰弛之時也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食

貧者之食不嫌淡薄今我見棄而歸渡此淇

水湯湯然而盛漸漬其車之帷裳因自歎女

未嘗差爽其所守而自貳其行士心無極不

可測知由其德二三不專一故也士也罔極

所謂怨靈脩之浩蕩也。罔極為無窮之意

善惡皆可言之魏園有桃謂我士也罔極為

志念無窮極蓼莪昊天罔極為父母之德無

窮極青蠅讒人罔極柔民之罔極與此士也罔極皆為反覆無窮極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

牋曰靡無也。曹氏曰無為室家而受如是之勞者

夙興夜寐靡有朝矣

朱氏曰無有朝不然者言既遂矣至

于暴矣兄弟不知啞其笑矣

啞音戲又音迭。朱氏曰啞笑貌。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五章述其將至家而羞見兄弟也言我三歲

為爾婦無有為室如是之勞者早起夜臥無

有一朝不然者初與爾謀為室家惟恐不諧

其言既遂爾乃以暴虐加我我兄弟不知之

耳若知我見暴如此必啞然笑我也始為所

誘今為所暴故恐兄弟笑之此承上文漸車

帷裳見棄而歸在途自念之辭羞見兄弟也

故言靜而思之躬自痛悼而已此婦蓋父母

不存唯有兄弟耳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毛音判鄭

讀為畔。傳曰泮陂也。陂音卑。牋曰畔崖也。

總角之宴

傳曰總角結髮也。李氏

曰宴安樂也。

言笑宴宴

傳曰宴宴和柔也。

信誓旦旦

旦今日旦也。

吳天曰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六章述其怨而自解之辭言始也將與汝偕
老今我未老而已見棄若我從爾至老其彼
暴戾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淇水則有岸隰
則有陂泮何汝心之無泮岸不可知也卽上
章所謂罔極也我自總角成人之初與爾宴
樂言笑晏晏然和柔信誓旦旦然明曾不思
其反覆一至於此反覆至此是始焉不思之
過今則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詩有

總角卽今爲男子未冠內則云男女未冠笄

者

冠去聲

總角衿纓

衿琴之去猶結也

是總角爲未冠

笄者內則注又云收結髮之故毛以爲結髮
要知此詩但言自少爲爾婦也蘇子卿詩結
髮爲夫妻李善云結髮始成人也取笄冠爲
義其說是也舊說以老使我怨爲今老而見
棄據此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婦人始笄便爲
此氓之婦又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又言三
歲爲婦是止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解見邶適異國而不見荅思

而能以禮者也曰衛宣公詩桓王時

婦人以夫家為歸者也衛女既嫁異國而反

思衛國之樂蓋於異國不得其所則思故鄉

也此雖不言其夫家之不見荅而觀其思歸

之切如此則其情不言可知矣風人之辭也

籊籊竹竿籊音剔以釣于淇淇解

泉水○補傳曰思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兒童遊釣之樂

衛女思歸述其幼時出遊見儕輩兒童有執

籊籊然長殺之竹竿以釣于淇水者是可樂

也我今豈不思衛乎以道遠莫能至也

泉源在左呂氏曰泉水即衛州共淇水在右呂氏

曰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

之左右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

為左南為女子有行解見邶遠兄弟父母遠去

幼時出遊泉源淇水之間甚可樂也自歎女

子出適於人則雖父母兄弟之至親且踈遠

矣安得復至少時遊戲之所乎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我反。傳曰

氏曰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佩玉之儺那之上

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曰儺柔緩也。粲

我思遊二水之間與其女伴巧笑露齒瑳然

鮮白珮玉而身裹儺是可樂也

淇水悠悠音由。傳曰檜楫松舟檜音括又音

也。傳曰檜柏葉松身。疏曰禹貢柁榘栝柏

注云柏葉松身口栝與此一也。釋文曰楫撓駕言出遊以寫

我憂寫解見

我思淇水悠悠然流有檜楫松舟遊於其中

是可樂也我安得乘車出遊於其地而可以

除憂乎再三極言衛國之樂則知其有所不

樂於此矣此詩全不說不見荅之意但未語

著一憂字使人玩味之而其情自見矣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音九刺惠公也疏曰惠公朔宣公晉子閔

即位也少杜預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曰衛惠公

衛惠公鄭昭公皆見逐惠公拒天子之師以

入衛春秋不言復然以其終得國也故出入皆稱衛侯忽以世子當立然以其終失國也故出入皆稱忽此聖人書法之嚴也首序稱

惠公稱忽皆用春秋書法知經聖人之手矣

芄蘭之支音貫○陸璣曰芄蘭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甜脆驚為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驚音煑○今考本草枸杞條陶隱居注云去家千里忽食蘿摩枸杞傳寫誤也○朱氏曰支枝同

童子佩觿觿一名芄蘭郭云韮或○疏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

佩小觿右佩大觿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

成人之佩內則注云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其銳端可以解結也

不我知補傳曰其智不容兮遂兮朱氏曰容兮

肆之貌○祭曰容雍容也離騷云遵赤水而容與祭義云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

不忍遽去舒徐垂帶悸兮悸葵之去○錢

之貌陶音遙

興也芄蘭蔓生支葉柔弱以喻惠公之幼弱

不能自立也觿者成人之佩人君治成人之

事雖童子猶佩之惠公雖則佩成人之佩然

其材能則不足以知我也雍容舒遂徒服衣

垂帶而悸悸然執心不定言其放肆驕傲未

知

未

知其趨嚮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鞞

音攝。傳曰鞞，決也。決音

也。以象骨為之，挾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鉤弦能射御，則佩鞞。○蔡曰：決，車攻作決，夏官箝人作決，又解。雖則佩鞞，能不我甲。程子曰：甲，長也。○見車攻。容兮遂兮垂帶悸兮。以長人也。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其材能不足以君長我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蔡曰：惠公懿公之間，惠王時詩。○牋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疏曰：所以義

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乘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曹氏曰：禮為出母期而為父後者無服，襄公為桓公後嗣，夫人見黜於先君則為絕於宋廟矣。義不可以復至宋也。然母子之恩則不可絕。○范氏曰：夫人之不得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里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詩記曰：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賧謂宋襄卽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
因以爲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
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
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
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
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爲世子衛戴文
俱未立也舊說誤矣疏以河廣屬衛風當爲
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
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

乎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葦音偉杭亦作航音同。葦蘆葦解見七月。傳曰

杭渡也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跂音棄韻亦作企音起。粲曰跂舉踵也

脚跟不着地跟音根

夫人義不可以往宋而設爲或人以遠沮已
已爲辭以解之誰謂河水廣而令我勿渡乎
但以一束蘆葦浮之水上則可以杭渡而過
不爲廣也誰謂宋國遠而令我勿往乎我跂
其足則可以望之不爲遠也欲往之切故謂

遠為近若真欲往宋者思子之情隱然於言外矣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賡曰小船曰刀。粲曰劔字音刀小船也古字通用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賡曰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曹氏曰是役也王為主而衛人從焉故不專刺宣公而云刺時也

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為去聲過時而不反焉曰

宣公詩桓王時。賡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事見左傳桓五年。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其詩皆敘其室

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致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已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師出而人情之怨如此其敗宜矣是役也春

秋不書戰敗諱之也

伯兮揭兮揭音擊。賡曰揭與庶士有揭音義同。邦之

桀兮伯也執父音殊。傳曰父長丈二而無刃疏曰戈父戟矛皆揮於輶此

云執之者在車當插用則執為王前驅

婦人自言其夫竭然而武壯為邦之英傑今乃執爨為王前驅而從征役也

自伯之東

疏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兵至京師

乃東行

首如飛蓬

蓬解見

豈無膏沐

詩記曰膏所以膏首

伐鄭也

面沐蓋潘也

左氏傳遺之潘沐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遣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非專

婦人用也

誰適為容

適音滴為去聲或如字。傳曰適主也。朱氏曰傳

云女為悅已容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自伯之東行伐鄭我髮不梳如飛亂之蓬草非無膏與沐然誰主為

容飾乎

其雨其雨

朱氏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

杲杲出日

杲音藁。錢氏曰杲

杲日色明也

願言思伯

祭曰願念也

甘心首疾

祭曰頭痛也

時以秋伐鄭秋暑之時艱於得雨故因以起興曰其雨矣其雨矣乃杲杲然日復出喻望其夫之歸而復不歸也我念而思伯憂思之過以生首疾而甘心焉不以為悔也

焉得諼草

馬音煙諼音喧。祭曰孔氏以諼訓為忘非草名然毛氏云諼草令人忘

憂是有其物也按本草有萱草云令人好歡樂無憂嵇叔夜養生論亦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愚智所共知也。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言樹之背。

憲或作諼。皆從草。則為草名無疑矣。言樹之背。

音佩。沈又如字。傳曰背北堂也。疏曰房室

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

南為南堂也。項氏曰儀禮士昏禮北堂願言思伯

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主婦北堂願言思伯

使我心悔。音每。又音悔。○

人謂諼草忘憂何處可得之。我欲植之北堂

玩之以銷憂。今我念而思伯。至於心病恐非

諼草所能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

音配。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殺所

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日衛宣公

有狐之時。挑天標有梅之變也。○詩桓王時

有狐綏綏。音雖。○桑曰綏本訓安。則綏綏定綏

之意也。狐性多疑。綏綏則獨行而遲

疑也。在彼淇梁。解見邶。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興也。狐性淫又多疑。每涉河冰且聽且渡。故

言疑者稱狐疑也。今在淇水之梁。綏綏然獨

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時婦

人喪其妃耦。憂是子無裳。蓋欲與之為室家

也。

詩伯兮卷之六

而託言與之作裳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傳曰厲深可厲之旁。王氏曰岸近厲曰厲。心

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

處音杵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遺音

位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曰衛文公詩惠王時

疏曰衛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

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立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稱去聲衣單復具日稱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四匹也

木瓜美桓公衛人之情也春秋不與桓公專

封所以尊王也

投我以木瓜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

木李以報之以瓊琚音居。粲曰傳云瓊玉之美者

非玉名也說文云瓊赤玉也姑兼存之匪報也

永以為好也好去聲

未徑堂 寺碑卷二 三十一

人方危亡困急之中有能惠顧之者其感必倍齊桓有存亡之功衛深德之故因其車馬器服之遺而述其欲報之厚言我衛人當為狄所滅之時但有遺我以木瓜微物者猶當報之以瓊琚且曰此非足為報欲以結好於永久且況齊桓之贈遺如此其厚則報之當如何此感其救患之恩設為瓜瓊不等之喻非以尋常施報論也此所謂木瓜猶言蕪萋亭豆粥萋音間嗥沱河麥飯也嗥音呼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音遙。傳曰瓊瑶美玉。說文曰美石。

疏曰三者皆玉石類也。今曰公劉雜玉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玖。釋文曰玖玉黑色。疏曰丘中有

麻傳云玖石次玉者。是玖非全玉也。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六

詩緝卷之七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王國風

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曰奔申申侯與大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曰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謂之王國之變戲許宜反驪山之下地名亦

水名疏曰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變及
郊畿詩作後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故次之於
衛也尋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程子曰刑政
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息矣故
雅亡而為一國之風。蘇氏曰其風及其境內
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
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李氏曰黍離以下
之詩皆是平王之詩也安得謂詩亡然後春秋
作乎孟子所謂詩亡者蓋雅頌之詩亡也。朱
氏曰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補
傳曰風之名同於列國而加以王之字所以
尊周亦所以愧周與春秋書王之意一也衛有
狄難未幾復振周有犬戎之禍
遂致陵夷王之次衛其以此歟

正始之化行則以周變商周之所以王而積
風為雅也衰亂之俗勝則反周而商周之所

以東而雅降為風也王風次衛著盛衰之變
也

黍離閔宗周也

譜曰宗周鎬京也。譜疏曰正
月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

居洛邑亦謂洛邑為宗周祭統云即宮于宗周
謂洛邑也以洛邑謂東都故謂鎬京為西都。
李氏曰成王之營東都王城則遷九鼎焉成周
則居頑民焉平王以來皆居王城至敬王遭子
朝之亂王城多子朝之黨敬王不能居於是遷
于成周昭二十六年書天王入于成周此宗周
成周之辯也朝如字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
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

是詩也

彷徨音旁皇。疏曰平王詩也平王宜
曰幽王子。補傳曰序詩者道東周大

夫之情狀簡短數語發明一篇終始之義
至今讀之使人流涕誰謂詩序可無取哉

周東遷而遂微置豐鎬於度外蓋秋風禾黍
之感不接于目日遠日忘也其大夫過故國
而悲歌徒重千載之太息而已聖人於夷夏
之大變蓋三致意焉○多方來王自奄至于
宗周注云鎬京也周官序言還歸在豐經言
歸于宗周指豐邑也唐孔氏云周為天下所
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洛邑皆可言
宗周

彼黍離離傳曰彼彼宗廟官室○說文曰黍禾

○疏曰黍似粟而非粟也又丹黍米條圖經注云

注云黍似粟而非粟也又丹黍米條圖經注云

有二種米粘者為秠如稻之有秠糯耳彼稷之苗

不粘者為黍如稻之有秠糯耳彼稷之苗○曰稷

稷也稷音祭○釋草曰黍稷○釋曰黍者稷也

曲禮云稷曰明稷是也郭云今呼粟為黍然則

案也稷也粟也止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

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說文曰稷百穀
之長○今日本草唐本注云稷即稷也與黍同
類孟詵云八穀之中最為下圖經云今所謂稷
米也今人不甚珍此惟祠事則用之農家種之
以備他穀之不熟則為糧耳苗初生苗而未秀
也苗而後秀行邁靡靡傳曰邁行也靡中心搖
秀而後實

搖○疏曰心憂無所附著也楚王謂蘇秦知我者
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傳曰悠悠

遠意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此何人哉

言鎬京宗廟宮室毀壞而為禾黍之地彼處

有黍離離然垂矣彼處又有稷長苗矣連言

彼者見無處不然所謂盡為禾黍也周大夫

見之而不忍去行邁為之遲遲中心感傷搖

搖然無所附著遂言人有知我之情者謂我

心有所憂不知我之情者怪我久留不去謂

我有何所求也亡國之恨悽然滿目唯呼悠

遠之蒼天而訴之曰致此顛覆者是何人乎

不斥其人而追恨之深矣言天蒼然悠悠遠歎

其訴而不聞也李氏曰箕子過故殷墟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

油油與此詩意同漸音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亦作稷傳曰穗秀也行邁靡靡

中心如醉今日昏而不醒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朱氏論語解云吐華曰秀是秀為未穗今毛

氏所謂秀則已成穗而秀茂與彼秀別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今日實則成行邁靡靡中

心如噎音謁○今日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苗穰實取協韻耳舊說初見稷之苗中見稷

之穗後見稷之實為行役之久前後所見使

稷自苗而至於實果為行役之久則不應黍

惟言離離也如噎謂氣逆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

其危難以風焉

難去聲風音諷○李氏曰此大夫蓋同僚也

君子于役

往也

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埭

樓音西埭音時○傳曰鑿牆而樓曰埭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

于役如之何勿思

言此君子往而行役不知期以何時而歸乎

言其時之久也且今何所至哉又不知其所

至之處言其地之遠也雞棲于埭則日夕矣

羊牛又下牧地而來歸皆有休息之時也君

子行役乃無休息如之何而使我思乎言

已思之所以風王念之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賡曰行役無日月曷其有佶音活傳

曰佶會也雞棲于桀傳曰雞棲于桀為桀日之夕矣

羊牛下括音括也君子于役苟無饑渴賡曰

也

言不可計以日月即序所謂無期度上章所

謂不知其期也不知其何時可以佶會乎歸

期未可望且得無饑渴足矣見不免饑渴也

此又所以風之而使察焉者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疏曰閔傷也。蘇氏曰君子

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君子遭亂相招

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遠去聲。疏曰平王詩

知道之不行為貧而仕亦免死而已所以辭尊

居卑辭富居貧豈惡富貴而不居哉誠以官尊

而祿厚則責重而憂深非吾力之所能堪也是

以相招為祿仕雖役於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

若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

足而非聖賢出處之正然此於不自量其力之不

在市門卒

李氏曰老子在周為柱下史梅福

六

君子相招為祿仕則在位皆小人矣當是之時貧且賤焉非恥也故詩人不以閔君子而以閔周

君子陽陽

程子曰陽陽自得之狀。李氏曰史記晏子之御意氣陽陽甚自得也。

補傳曰容

左執簧

音黃。疏曰簧者笙管之中金簿鏢也。春官笙師注笙十

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月令仲夏調笙笙箎簧見三器皆有簧知此非笙箎而必以為笙者以簧之所用本施於笙言笙可以見簧言簧可以見笙故知簧即笙非笙箎也。鏢音葉。錢氏鹿鳴注曰右招我由房。傳曰國君有房中之樂。箎笙之舌也。房中。疏曰路寢非燕息之所謂使我從之於房中。天子房中之樂以周南諸侯以小寢之內作之。

南其樂只且

樂音洛只音止且沮之平聲又如字。賡曰道不行其且樂此而已

且語助聲

賢者處於亂世俱為伶官其友陳其相呼執役之事言其君子陽陽自得不以賤事為恥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相從於小寢之內將奏房中之樂君子之樂如此而已蓋非所樂而樂焉知時事之不可為矣

君子陶陶

今如字協韻也舊音遙

左執翽

音逃。傳曰翽

者所持謂羽舞也

右招我由敖

音遨。賡曰燕舞之位。錢氏曰敖遊也。因謂

禮云周遊也 其樂只且

陶陶自樂 貌劉伶酒德頌其樂陶陶亦協醪

糟韻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

周人怨思焉

賡曰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強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

王是以戍之○朱氏曰先王之訓諸侯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卿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屯守故周人戍申者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申侯實

啓大戎以致驪山之禍乃平王及其臣民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絕滅天理而得罪於民又益甚矣

宗廟禾黍曾不以之興懷而唯申國之憂失

輕重矣

揚之水

張子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束薪曹氏

薪之疆水

彼其之子

其音記○朱氏曰其語助也○歐陽氏曰謂他諸侯

國人之當

不與我戍申

今曰前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故申伯國○朱氏

日申在今鄧州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還音旋

信陽軍之境

寺道卷七

與也薪本浮物一束之薪非不可流轉若鑿
鑿之白石也而悠揚之水淺弱不能流轉之
喻諸侯本非難令而東周衰弱不能號令之
也唯其號令不行故彼諸侯之人不與我共
戍申國而獨使我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懷
思之哉懷思之哉不知何月我得旋歸乎

揚之水不流束楚傳曰楚木也彼其之子不與

我戍甫傳曰甫諸姜也疏曰尚書有呂刑之

後為甫侯周語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也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

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錢氏曰甫其地未詳懷哉懷哉曷月予歸還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今日毛以為草鄭以為蒲柳皆蒲草解見陳澤陂蒲柳解

見陳東門之楊曹氏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

傳曰許諸姜也錢氏曰許在今許州朱氏曰今賴昌府許昌縣是也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楚愈輕蒲又愈輕至不流束蒲則弱之極矣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推音推輓之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

年饑饉音覲室家相棄爾疏曰平王詩。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

民之貧國之難也故以閔周

中谷有蕓傳曰中谷谷中也。曰蕓荒蕓也。益音追亦作蕓。李巡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荒蕓葉似荏方莖曰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

陸璣曰舊音嘆其乾矣嘆音罕又音漢乾音有女

說云菴音離音傳曰別也音既其嘆矣既音慨嘆音作歎

既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曹氏曰既嘆聲

興也蕓草生海濱池澤濕則生旱則死谷中之地陰潤其蕓草宜難旱也今嘆燥其乾者矣旱則乾者先燥也興饑饉則貧者先悴也有女見棄與其夫別離既然發其嘆聲所以既然而嘆者自傷遇斯人之艱難窮厄也謂見棄者非其夫之得已特以饑饉不能相養故爾曾氏曰無怨懟過甚之辭厚之至也。舊說以蕓草嘆乾喻夫婦相棄非也此詩但以歲旱草枯興亂世饑年之憔悴蕭索無潤澤氣象耳由此而

致夫婦衰薄遂以相棄故曰遇人之艱難蓋
棄妻不怨其夫而以爲時之艱難使然。舊
說以推草宜生高陸生谷中則傷於水非也
據本草芡蔚正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傳
云推雛亦作荏作荏卽釋草言荏推也大車
傳曰荏雛也蓋荏亂荏又名雛一物而四名
彼荏音完此荏音追字同而音異毛於此傳
言推雛者蓋借用雛字非以推爲荏也曹氏
以推爲荏誤矣

中谷有推曷其脩矣

朱氏曰脩長也

有女仳離條其欬

矣

欬音嘯亦作嘯。朱氏曰條條然欬貌。今

長吟也

條其欬矣遇人之不淑矣

詩記

曰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古慶

長茂者亦爲所曷興饑饉甚則粗給者亦乏

絕矣條條然而長欬其悲恨深於歎矣不善

猶言不幸也

中谷有推曷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

啜音

錢氏曰啜泣而縮氣也補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生於濕者又難旱於脩者今亦為所嘆興富
足者亦乏絕矣凶年饑饉之甚貧富皆憔悴
也啜然泣而縮氣窮之甚也何所嗟悔而可
及謂雖嗟歎而不及於事無益也詩記曰言
事已至此
末如之
何也

中谷有推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疏曰桓王林平王崩太
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

諸侯背叛背音佩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

其生焉樂音洛。朱氏曰左傳隱三年云鄭武
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

王王曰無之周鄭交質桓王即位將卒畀號公
政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又取成周之禾桓五
年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
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冉射王中肩質
音致祭音再繻音須射音食中音衆。疏
曰兔爰本在葛藟之下但簡割失次耳

春秋之例王師不書此繻葛之戰書三國從

王伐鄭蓋伐鄭不服也王卒既敗自是王命

不行矣

有兔爰爰傳曰爰雉離于羅
于羅日離麗也解見新
臺。傳曰鳥網為

我生之初曹氏曰謂
幼穉時也尚無為庶幾也我生之

後逢此百罹音離。傳曰罹憂也尚寐無叱音訛。傳曰
叱動也。今

天經堂
詩經卷十
十一

曰無羊或寢或叱訛亦訓動彼叱作訛字
異音義同。○朱氏曰寢而不動以死耳

與也兔陰狡善逸雉耿介善鬪有兔爰爰然
緩喻鄭人縱恣自如而無如之何也有雉離
于羅網之中喻周人為王力戰而受禍也我
生之初天下庶幾無事及我生之後逢此百
憂有生不如無生庶幾寢寐而不訛動死為
愈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罝

音孚。○傳曰罝覆車也。車
赤奢反。○疏曰罝謂之罝
罝罝也。罝謂之罝罝。罝罝也。
罝謂之罝罝。罝罝也。

也。有兩轅中施罝以捕鳥罝音網。○
釋曰捕鳥之具。孫炎曰掩兔非也。我生之初

尚無造傳曰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教音

有兔爰爰雉離于罝音衝。○曰我生之初尚無

庸傳曰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音壘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賤曰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
曹氏曰堯典以親九族孔安國以為高祖玄孫
之親杜預以為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合而為
九族康成孔穎達從安國說徐安道以頤弁序

言不親九族而詩及婚九族以杜說為是案周官小宗伯掌三
而詩及婚九族以杜說為是案周官小宗伯掌三
族之別以辨親疎說者為父也子也孫也三者
為人之屬之正名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
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說者謂自巳
而以上親父下親子三也親耳二詩之序推親
也三以祖親高祖以孫親之親耳二詩之序推親
由三而九皆謂同姓之親耳二詩之序推親
而廣之耳○夏氏書解曰高祖非巳所得而逮
事玄孫非巳之所及見惟夏侯歐陽等以為父
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父五屬之內一
也父之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巳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
弟適人及其子三也巳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
四也母族三者母之及父姓一也○今日二說不同
母之及父姓一也○今日二說不同
之兼存之○葛藟在
兔爰之下解見兔爰

親親周道也棄其九族則周道衰矣陳氏曰周公大

封同姓成王內睦九族

縣縣葛藟傳曰縣縣長不絕之在河之滸音虎

丘曰岸上滸○釋曰岸上平地去水稍遠者名
滸○傳曰水厓曰滸○渤海胡氏曰周南云葛
之覃兮施于中谷邳風云旄丘之葛兮何誕之
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
條枚然則葛藟又生於山谷丘野之地終遠兄
延蔓於草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水厓

弟聲速去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興也葛藟枝蔓聯屬必依木以生喻宗族之
依王室也今縣縣然不絕之葛藟不生於丘

野而生於河水之澣岸近水之岸善崩將為
水所盪猶王室衰微人將失其所依也此詩
刺王不親九族而舉親兄弟之辭以責之親
兄弟則同父故言王終遠我兄弟者謂父是
他人之父乎不然何為不顧我也知有父則
知有兄弟矣今人兄弟之相責望者猶言汝
豈不念父之故杜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
父意亦同平王視親兄弟且如路人則待九
族可知矣○舊說平王以他人之父為父非

也

縣縣葛藟在河之浹

音侯上濁○釋丘曰浹為崖○李巡曰浹一名厓謂

水邊也

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母謂是他人母乎莫我有言視之如無也左

傳云不有寡君

縣縣葛藟在河之澣

音脣○釋丘曰夷上灑下曰澣○孫炎曰平上消下

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澣不發聲也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傳曰昆

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謂兄是他人之兄乎莫我聞言我責以兄弟

之義彼聽之如不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疏曰桓王詩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興也人臣任事於外則讒間易生今往彼采葛以為締給事之至微者時不至久迹無可疑然一日不見於君已懼小人乘間而讒之如三月之久矣蓋讒人眾多君子動輒疑懼略不可以有所為事有大焉者誰敢任之乎

李氏曰小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如上官桀等謀譖霍光伺光出沐日奏之弘恭石顯欲譖蕭望之候望之出沐日上之曹氏曰占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彼采蕭兮

傳曰蕭所以共祭禩。曰蕭者香蒿也牛尾蒿也。解見蓼蕭及生民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

艾牛蓋反。傳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

疏曰陵遲猶陂陀言廢壞之意也

弛。李氏曰家語云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涉焉陵遲故也王肅注云陵遲猶陂陀也

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

聽男女之訟焉王詩曰桓

此詩人述古人能止奔者刺今有淫奔之訟

而不能聽也

大車檻檻銜之上濁。傳曰大車大夫之車。檻

。補傳曰檻。毳衣如蒺之。錢氏曰尊之言大車

。服袞冕。驚冕。毳冕。希冕。玄冕。鄭注云古天子冕

服。十二章。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

九章。登龍於山。登山於宗。彝尊有神。明也。九章

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次四曰藻。次五

次。八曰黼。次九曰黻。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

章。裳四章。凡九也。驚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

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

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

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

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驚音驚。希本又作

絺。陟里反。雌位。袖壘三音。今考益稷注云絺徐

音。答鄭音。止刺也。王氏曰春官典命王之三

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

一等。蓋八命。加一等。所謂上公。九命。其服以九

為節也。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

同服也。司服所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

侯也。卿大夫也。葵。棧曰葵。亂也。毳衣之屬衣。諸

詩經

王詩曰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思畏子不敢

古者大夫乘其大車其德尊嚴故聽其車行之聲檻檻然可懼又身服毳冕之衣衣績而裳繡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如初生之莖乘是車服是服以朝享助祭儼然人望而畏之不敢犯禮有女欲奔者云我豈不思汝乎畏此乘大車服毳衣之人故不敢也古之大夫能莊敬以臨民使之無訟則今之大夫有訟而不能聽為可刺也

曹氏曰毛公謂大夫服毳冕以決訟毳衣冕服也享

王於廟及助王祭禋則服之未有服之以聽訟也

大車啍啍

音啍他敦反。傳曰啍啍重遲之貌。

毳衣如璊

音門。說文曰璊玉赤色。

璊玉赤色。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

傳曰穀生也。

死則同穴

賤曰謂塚廣中也。言古之大夫聽訟

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曰內則云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辯內外男不入女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言古者男女皆守禮之正生則異室不至相

瀆死則同穴從一以終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觀其自誓之辭所守之堅可知矣此由上之

風化使然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疏曰莊王賢人放

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二留名氏不顯事迹無傳以國人思之知其

賢矣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傳曰留大夫氏子嗟字也

夫以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牋曰施施舒行貌

徐來以從我。李氏曰孟子施施從外來

子嗟放逐在外國人思之言隱居丘陵之間

而殖麻以為生者是彼留氏字子嗟也彼留

氏子嗟庶幾施施然舒行而來以從我也猶

唐有杖之杜筮肯適我白駒於焉逍遙之意

夫賢者放逐於外而使國人私致其愛慕欲

其相與遊從而已知莊王不能復用之矣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傳曰子國子嗟父也彼留

子國將其來食蘇氏曰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庶幾從我食猶唐有杖之杜言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之意愛而欲飲食之也君不能養賢而國人欲私致其殷勤以飲食之而已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

朱氏曰并指前二人也

彼留之子貽

我珮玖

傳曰石次玉者能遺我美寶。疏曰美寶猶美道

貽我珮玖欲其遺我以善道也夫賢者宜金

玉王度而乃使國人望其私淑於已而已是

可歎也。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琅

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其序云屈原以珍寶為

仁義騷人之辭源流於風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七

詩緝卷之八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鄭國風

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
 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為幽王大
 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
 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
 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鄭為大號叔
 恃勢鄭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
 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
 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
 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士也
 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
 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
 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

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滄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疏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若克號鄭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對上鄭風已作故云又作○朱氏曰鄭桓公食於西都畿內之鄭邑今華之鄭是也其後又得號鄭之地施舊號於新邑則今鄭是也又曰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蓋舉重而言也○程子曰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前漢地理志曰鄭俗淫季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

魏文侯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蓋鄭衛皆淫風而鄭尤甚

緇衣

緇音資

美武公也

疏曰武公掘突桓公友子索隱曰名滑突滑一作掘

音鵲

父子竝為周司徒

疏曰父謂武公父桓公友

善於其職國

人宜之

朱氏曰周人作是詩○詩記曰若鄭人所作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兮故

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王時○詩記曰鄭武公詩平

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武公父子也講師誤以為武公好賢遂曰有國善善之功焉失其旨矣

說者多以此詩為鄭人所作謂周人之詩當

在王風非也破斧伐柯九罭狼跋皆周大夫

所作而附於豳此武公入為周司徒善於其

職周人善之而作此詩耳周人愛武公欲其

常為卿士至其子莊公不克肖其德周人遂
昇號公政而緇衣之意替矣

緇衣之宜兮

傳曰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疏曰冬官鍾氏言染法三入為

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

又再染以黑則為緇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

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是

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

為朝服纁音熏緇音解。曹氏曰玉藻云天子

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

天子常朝之服用皮弁諸侯常朝之服用羔裘

玄冠也皮弁以白鹿皮為冠以狐白皮為裘以

素錦為衣而楊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白布為

之衣冠同色故也羔裘以緇布為冠以黑羊皮

為裘以緇布為衣而楊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

緇布為之其裳皆素凡朝服君與卿大夫同今

天子之卿而服緇衣者蓋既朝於天子而退治

事則釋皮弁而服緇布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

楊音敝予又改為兮

敝音弊本適子之館兮

館舍也。李氏曰言還予授子之粲兮

諸侯各有館舍也。漢有白粲之刑給春導之役

武公之賢周人愛之故作此詩言武公為王

卿士而服此緇衣也甚宜德稱其服也此衣

若敝我周人當為子更為之願其久於位矣

我適汝武公所寓之館以其自鄭而至省問

其舍止之安否也既見之而歸我又取米之

精者以遺之猶白飯青芻之意也士無賢不
肖入朝見疾武公以諸侯入為卿士宜周人
之所疾忌今稱譽之願望之親往省之又即
饋遺之且不以麤糲進也糲辣厲拳拳如此
豈非好賢之至乎○孔子云於緇衣見好賢
之至孔叢又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禮記
衣緇緇衣之詩繼繼殷勤可謂好之之至故曰
好賢如緇衣巷伯之詩欲取讒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則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則投畀有

吳可謂惡之之至故曰惡惡如巷伯詩之好
賢惡惡者多矣獨舉二詩以其至者言之也
緇衣之好兮傳曰好猶宜也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
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之蓆兮蓆音席○程子曰蓆舒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傳曰蓆大也
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將音鏘刺莊公也疏曰莊公寤生武公掘突子不勝其
母勝音升以害其弟疏曰弟名段字叔弟叔失道而公弗

制祭仲諫而公弗聽祭音再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曰鄭莊公詩平王時左傳隱元年初鄭武公

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

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

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

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

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

早為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

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請除之公

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於廩

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

襲鄭夫人將啓之公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

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於鄆公伐諸鄆大

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於鄆段不弟故不言

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

亟音器大音泰鄆音於晚於建於然三音共音

恭子封公子呂也補傳曰將仲子之序與左

氏合信乎詩序經聖人之手而左氏之好惡與

聖人同也穀梁曰何甚乎鄭伯甚鄭伯處心

積慮成於殺也公羊曰曷為大鄭伯之惡母

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胡氏曰用兵

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書國命公子

呂為王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

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

為未足又書克段於鄆克者力勝之辭不稱弟

路人也于鄆操之為已覺矣姜氏當武公存之

時嘗欲立段矣公既沒姜氏適母主乎內段以

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莊公恐其

終將軋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

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

莊公克段之事左氏以為譏失教此詩後序

夫... 詩... 五

以爲小不忍皆責之也輕穀梁公羊及胡氏
深誅其心以爲大惡後之說詩者祖其意以
後序爲非且謂詩人探莊公之心在於殺段
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爲說冀以稔成其
惡耳竊謂此駁後序未盡莊公之惡則然而
說詩之本意則未也叔段舊有奪嫡之謀莊
公固以不能釋然于懷矣而又挾材武怙母
寵結羣小將不利于宗國此莊公之所深忌
也請制弗許請京與之迫於母意不得已焉

耳始荅祭仲曰多行不義必自斃繼荅公子
呂曰無庸將自及至公子呂又言之則曰不
義不暱厚將崩蓋挾數用術爲秋實黃落之
計設心不仁矣觀段之淺露爲羣小所縱更
而欲謀宗國何能爲者邪固易之矣及段將
襲鄭公曰可矣蓋幸其釁自彼作謂人不得
以議我豈有涕泣而道之之意哉公固非不
忍者然春秋乃聖人褒貶之法變風乃國人
諷諫之辭不可以並論也此詩止以公與祭

仲有殺段之謀故設為公拒祭仲之辭以天
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耳如此則不失詩人
溫柔敦厚之旨

將仲子兮

傳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曹氏曰仲子祭仲足也祭其氏也名仲而字

仲無踰我里

傳曰踰越也里居無折我樹杞

杞柳屬○陸璣曰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木
理微赤其材堅勒今人以爲車轂勒音何○今

曰樹杞猶言杞樹耳杞桑檀皆美
木以喻兄弟○三杞考見四牡豈敢愛之畏

我父母

與母連言之耳仲可懷也今日懷父

母之言亦可畏也

祭仲之謀迫而淺欲速去其偏曰早為之所
莊公之謀狡而深故養成其惡曰子姑待之
公與祭仲皆欲致段於死地所爭遲速之間
耳公非拒祭仲也國人知公與祭仲有殺段
之謀乃反其意設為公拒祭仲之辭以諷之
謂公若曰請仲子無踰越我所居之里無損
折我美樹之杞喻無入我家而害我兄弟也
我豈敢愛段而私之哉乃畏我父母也仲子
之言固可念也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公未

嘗有是言也而詩人代公言之若謂公之已
踰者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父母乎蓋譎諫
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呂氏曰孟子云樹牆下以

桑則桑在牆下也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傳曰諸兄公族仲可懷

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公族之義乎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傳曰園所以樹木也。疏曰園者圃之藩故其內可

以種木也無折我樹檀傳曰檀疆勒之木。疏曰檀木

皮正青滑澤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
多言亦可畏也

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國人之多言乎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處音杵。曹氏曰榮陽故東號國也

有京水索水楚漢戰於京索之間即其地也京邑在榮陽縣東敖倉鴻溝在縣西官渡在中牟

皆古戰爭處制即成皋舊虎牢也索師古音求索之索繕甲治兵繕音擅

繕之言善也甲鎧也鎧音愷韻又音愷。今日繕補也繕甲修治之意以出于田

國人說而歸之說音悅。曰鄭莊公詩平王時

二叔于田皆美叔段之材武無一辭他及而
首序以為刺莊公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
失教之意同首序經聖人之手矣說詩不用
首序則二叔于田皆為美叔段椒聊為美桓
叔叔段桓叔可美也乎哉此詩言段出田而
京邑之黨相媚說以從之耳後序謂國人說
而歸之非也鄭師臨其境京人亦叛之矣

叔于田

傳曰叔大也田取禽也

傳曰

巷里塗也。疏曰

里內之途道也。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

仁

洵音荀。賤曰洵信也。

段好田獵馳騁其黨諛說之謂叔之往田獵
也人皆從之里巷之內無復居人豈盡無居
人乎雖有居人但不如叔之信美且仁也段
豈真美且仁哉其黨私之之言猶河朔之人
謂安史為聖也詩人之意謂段之不令而羣
小相與縱吏如此必為厲階以自禍莊公曷
為不禁止之乎故序曰刺莊公也

叔于狩

音狩。傳曰

冬獵曰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

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 賡曰適之也 巷無服馬 賡曰服馬猶乘馬也 今曰易繫

辭服牛 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曹氏曰言其有

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大如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好去聲

不義而得衆也曰鄭莊公詩平王時。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

別之非謂段為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兩叔于田其三章章五句短篇者止曰叔于

田其三章章十句長篇者加大以別之采詩之初未有序故於首章加大後有序因存而不去猶書序作堯典之下復有堯典二字存其舊也公子呂云厚將得衆謂其所憑者厚則羣小將以利合也序祖其說以為得衆非謂其真能得人心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曰上乘如字駕也 下乘去聲四馬也執轡如組

朱氏曰轡今之韁也。錢氏曰組文五采相間手執六轡如組之文言其齊比。今曰疏謂織

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於道言如織組之為不若言如組之文為簡徑

朱氏曰

詩經卷六

也。紕必兩驂如舞。與服諸和中節。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舞也。叔在藪，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水希曰：藪，鄭有圃田也。疏曰：澤水所鍾，火烈具舉。孟子曰：烈如載燔，載烈之烈，謂以火焚烈之也。也。春田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曹氏曰：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耳。若夫刈草以為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傳：禮，禘，暴虎。禮，禘，音但，錫也。上濁也。疏曰：日具俱也。禮，禘，音但，錫也。上濁也。疏曰：李巡云：脫衣。獻于公所，將叔無狃。狃，音鏘，狃音見體曰肉袒。戒其傷女。音汝。音。

上篇叔于田，段在京自出田也。此大叔于田，段在鄭從莊公出田也。叔之從公往田也。駕一乘之馬，矜其多能，代御人御，自執馬轡，如組文之齊比其兩驂之馬如舞者之中於樂節，皆見其善御也。叔在林藪禽獸所聚之地，以火烈而焚之，同時皆舉叔，乃禮去禴衣，徒手搏虎以獻于莊公，不教誨國君介弟之貴，而氣習如此，見失教矣。莊公不教誨禁止之，其私昵之黨乃致媚愛之辭曰：請叔無狃習。

夫聖人詩書卷八

此事數數為之恐其或傷汝也莊公為可刺矣。○舊說執轡如組叔之御人下文又良御忌乃言叔身善御自為支離也正以叔執轡如組為善御耳

叔于田乘乘黃

傳曰四馬皆黃

兩服上襄

戔曰兩服中

車也上駕言為眾馬之最良也。○朱氏曰馬之上者為上駕猶史所謂上駟也。○今日終日七

襄兩驂鴈行

音航

○疏曰兩驂與服其有次序

叔在藪

火烈具揚

傳曰揚光也。○疏曰

叔善射忌

音記

辭也

又良御忌抑磬控忌

控空之去。○朱氏曰抑發語辭。○傳曰騁

馬曰磬止馬曰控。○補傳曰騁馬曰磬謂使之曲折如磬也。止馬曰控謂有所控制不逸也。○今日曰今人稱馬韁為磬控。抑縱送忌。朱氏曰舍拔。日縱拔音跋。

兩服馬皆上駕其馬最良也兩驂馬如鴈行

其首差退也既言叔良御忌遂言其能磬以

騁馬控以止馬則馬之進退惟其意所以實

其良御也既言叔善射忌遂言其能後手

而縱勢音蒞子悅切前手擲而送則矢去勁而有力

所以實其善射也。○縱放箭也送送箭也今

射者云前手擲後手勢擲即送也勢既縱也

舊說從禽曰送今不用

叔于田乘乘鵠

音保依字作鵠。釋曰：毛色黑白而雜，毛曰鵠。

釋曰：毛色黑白而

復有雜毛相錯者，名鵠。今所謂烏鵠。

兩服齊首

傳曰：馬首齊也。

兩驂如手

箴曰：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

叔在藪，火烈具阜。

傳曰：阜，盛也。

叔馬

慢忌

傳曰：慢，遲也。

叔發罕，忌抑釋。

抑釋

抑，音冰。所以覆

冰。疏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

抑鬯弓忌

鬯，音

字異音義同。箭，箭蓋也。箭音同。箭室也。今曰

用矢則舉，抑以開箭。既用則納。

鬯，音

傳曰：鬯，弓張弓。張音滔。弓衣也。疏曰：鬯者盛

弓之器。鬯弓謂張弓而納之。鬯中鬯，韻作藪。注

云弓衣也。

田事既畢，則叔馬行遲矣。叔發矢，希罕矣。釋

棚以覆矢矣。以鬯鬯其弓矣。言其從容得意

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

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可想叔段洋洋之意

矣。段有不義之謀，兄弟之間，人所難言。詩

人優柔之意，但言段矜能恃勇，暴虎以獻氣

陵，其兄私黨，諂事甘言媚說，方且踴躍馳騁

不能自己，從容畢事，意氣自得，其氣習輕揚

麤暴如此，殆非令終之器。所謂智伯射御足

力則賢而以不仁行之者也公何為不早禁止之乎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

疏曰文公躋厲公突子躋音捷

高克好利而不

顧其君

好去聲

文公惡而欲遠之

不能

惡烏路反遠去聲

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

將去聲竟音境

陳其師旅翔

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

高克奔陳公子素

惡高克進之不以禮

疏曰鄭之

文公退之不以

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曰鄭文公詩惠王時○疏曰春

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有假之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卒伍離散而莫之卹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此不能進諫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矣

春秋經書鄭棄其師罪文公也與首序合

清人在彭

傳曰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

駟介旁旁

音併○駟四馬也○傳曰介甲也○疏曰旁旁然不息○今日北山

王事傍傍字二矛重英重平聲。賡曰二矛首與音義同。記云首矛常有四尺夷矛重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魯頌以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也。英傳曰矛各有英飾也。疏曰經言重英也。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英飾。疏曰經言重英也。建而重累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為英飾。河上乎翱翔載驅翱翔猶彷彿也。彷彿音旁羊。錢氏曰如鳥之翱翔也。

高克所率清邑之人在於河上之彭地狄去無事乃使四馬被甲驅馳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酋矛夷矛長短不同其英飾相重累

翱翔於河上之地何為者耶詩意謂彼既無事不召之使還將潰散矣永嘉鄭氏曰夫擁大眾於外而無所

清人在消傳曰消河地也。駟介庶庶音標。傳曰庶庶武貌。二

矛重喬釋文曰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為荷葉相

重累也。沈胡可反。請兩矛之釋相負荷也。疏釋毛曰喬高也。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喬。謂此二矛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賡曰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縣音玄。疏釋鄭曰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登孔襄十年左傳曰舞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題者表識之言。賡曰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登室之下當有喬者。

物以題識之音如芎識音志河上乎道遙錢氏曰道遙行樂也

清人在軸音逐駟介陶陶音道左旋右抽傳曰陶陶之貌

中軍作好去聲中軍將也賡曰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

之伐齊云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為右卻

克傷於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

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

殷豈敢言病張侯即解張也卻克傷矢言未絕

鼓音是御為將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兵車之

師久不歸厭其處則復遷故自彭而消自消

而軸翺翔徧於河上之地既閒暇無所作為

乃使在左之御者習旋其車車右勇力之士

抽兵刃以習繫刺將居中央為容好而已遊

戲以自樂也。一說好如字左軍旋而歸右

軍抽而退皆已逃散唯中軍高克所自將雖

作好而彊留亦不能久也亦通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朝音潮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風音

諷。曰鄭莊公詩在平桓之間。歲曰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

或謂檜羔裘專刺其君唐羔裘專刺其臣鄭
羔裘兼刺君臣按此詩言豹飾止是臣下之
服舍命不渝及邦之司直邦之彥今皆臣事
也止當為刺在朝之臣

羔裘如濡

疏曰縑衣羔裘諸侯與其臣服之以

濡也

洵直且侯

歐陽氏曰洵信也彼其之子

記○朱氏曰

舍命不渝

舍音赦○傳

言古之君子服羔裘之衣其色潤澤如濡濕
之信其直而且美謂德稱其服也美其有德

故謂其裘若有潤澤喜慕之辭也直者大公
至正之謂也充實之謂美直而且美則養其
剛大而至於充實矣命者天之所以賦予於
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人惟不安於命所守
不固故不能剛大充實彼古之君子能安於
命臨利害而不變所以直而美也稱彼所以
譏此也

羔裘豹飾

傳曰豹飾緣以豹皮也緣去聲○疏

孔武有力

傳曰孔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傳曰司

今日猶屠蒯言女為君耳將司聰也之司

言古之君子服其羔裘而豹皮為袖之緣其人甚武而有力然非貴育之謂也繼言彼其之子可以司國之直謂敢行禮義不畏彊禦斯以為孔武有力也司直謂直道之宗主官名多稱司言主掌之也

羔裘晏兮

錢氏曰晏安也

三英粲兮

傳曰三英三德也

正直也。朱氏曰粲鮮明貌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傳曰彥士之美稱

羔裘晏兮言德稱其服故服之而安猶云緇

衣之宜兮三英粲兮言三俊為國光華也。

三英或以為裘之英飾前後有三如五紕五

緇五總之類只是臆度無文可據毛氏以為

三德或疑牽合於三之數今考立政三俊注

以為剛柔正直英即俊也毛氏之說有源流

矣此詩每章第二句皆言德美知三英非言

英飾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

望焉日鄭莊公詩在平桓之間。詩記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曹氏曰莊公殺弟幽母加兵於天子其失道多矣失道之君胡可與父處宜君子之去之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是以身死而國亂至於公子五爭兵甲不息有由然也

鄭莊克段誓母交質之事在平王時鄭莊前

年交惡歸祊繻葛之事在桓王時鄭莊後入

春秋首惡也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三詩之

時無以明之疑而繫之平桓之間母質也舊圖

列之莊王誤矣鄭莊卒於桓之十九年不及莊王之世

遵大路兮傳曰遵摻執子之祛兮摻音摻祛音

擊也。今日擊韻亦作攬釋云撮持也祛袖口也祛袂之祛從衣祛去之祛從示祛解見唐羔

裘無我惡兮惡鳥不寔故也寔子感反從韻。傳曰寔速也。今日

日速猶言倉卒也

莊公失道君子惡之遵循大路而去其國人

欲攬持其裾袖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

不可倉卒於故舊也謂棄去之速也不言其

惡莊公而以爲惡我婉辭也言故舊以先君

之義諷之庶其或留也此詩止惜賢者之去

而莊公身不行道為君子所棄可見矣大路
非隱僻之所而君子遵此以去觀瞻所繫眾
所共惜莊公不留之乃使國人欲留之是可
刺也曹氏曰申公自生彊起穆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即此詩欲留君子之意
導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魏兮魏毛音醜鄭音醜
傳曰魏棄也。不寔好也。好去聲。蘇氏曰亦惡也。曰好舊好也。

導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說音悅陳古義以刺今不
說德而好色也好去聲。曰鄭莊公詩在平桓之間

古者夫婦相警以勤生又能同心以親賢是
好德而不淫於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詩記曰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時
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子興視夜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
將翔將翔容和緩之意弋鳧與鴈弋音見也
音符。戔曰弋繳射也繳音灼疏曰謂以繩繫矢而射也繳謂生絲為繩也。曹氏曰鳧鷖解曰鳧野鷖。解見鳧鷖。

此詩述夫婦相警之辭始婦警其夫曰雞鳴
可興矣夫曰姑俟昧旦也婦又警其夫曰子

宜興而視夜之如何蓋小星已不見唯明大
之星爛然天將曉矣方將雍容翱翔而往弋
取鳧鴈而歸早則從容晏則忽遽起不可以
不早也○蘇氏以明星為啓明蓋今俗所謂
曉星也毛氏謂天將曉則小星不見惟明大
之星爛然雖不指為啓明然將曉而明大者
惟啓明耳至陳東門之揚明星煌煌但言夜
深則星明又不必專為曉星矣

弋言加之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云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與子宜之

朱氏曰和其所宜也內則云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菰宜言飲
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婦人謂其夫曰子弋射鳧鴈加而中之我當
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既和其所宜以之飲
酒相樂期于子以偕老飲酒之時琴瑟在於
侍御莫不安靜而和好言夫婦相愛之意也
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人之職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傳曰雜佩者珩璜琚

居禹○朱氏曰珩佩之上橫者也下垂三道貫以纁珠璜如半璧繫於兩旁之下端琚如圭而

兩端正方在珩璜之中璜如大珠在中央之中
別以珠貫下繫於璜而交貫於璜復上繫於珩
之兩端衝牙如牙兩端皆銑橫繫於璜下知子
與璜齊行則衝璜出聲也。賤曰贈送也。知子
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傳曰問遺也遺音位。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
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知子之好之好去聲
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

雜佩以報之
婦語其夫謂知汝所招來而新相知者吾將
解雜佩以贈送之知汝所和順而莫逆於心
者吾將解雜佩以遺問之知汝所好慕而尊
敬之者吾將解雜佩以報答之雜佩難得之

物未必常有特言苟有賢者之至當有以結
其歡心而無所愛於服玩之物此由其夫好
德故其妻能奉承其意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尺奢反刺忽也疏曰昭公忽莊公寤生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常有功于齊齊

侯請妻之妻音砌齊女賢而不取娶音卒以無大國

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曰鄭昭公初立詩桓王時。疏曰桓

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

夫

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太子忽嘗有功於齊也
傳又云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
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
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
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
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
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
昏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
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
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取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
妻音砌○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為失
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
為甚追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
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
憐其無助耳

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無援而

作此詩也春秋桓五年經書鄭忽出奔衛以
其失國故不稱子十五年經書鄭世子忽復
歸于鄭以其歸國故稱世子以其終失國出
入皆不稱鄭伯此首序稱忽擊鼓稱州吁墓
門稱陳佗皆用春秋書法知經聖人之手矣

有女同車

傳曰親迎同車也○疏曰士昏禮云

顏如舜華

如字○傳曰舜木槿也○釋草曰槿

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陸璣曰五月
始華故仲夏月令云木槿榮○山陰陸氏曰取
瞬之義○曹氏曰舜華易落而將翽將翽今曰
無實以況有也而德不稱焉

雍容和佩玉瓊琚解見衛木瓜彼美孟姜齊傳曰孟姜

也疏曰他女必幼於文姜未洵美且都洵音荀

必實長假言其長而美之洵信也傳曰都閑也疏曰都者美好閑

習之言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忽以弱見逐國人追恨其不取齊女言忽所

取他國之女行親迎之禮而與之同車者特

取其色爾此女色如木槿之華朝生暮落不

足恃也而今也且翺且翔於此佩其瓊琚之

玉徒有威儀服飾之可觀而無益於事也曷

若彼美好齊國之長女信美而且閒雅向來

忽若取之則有大國以為援而不至於見逐

矣。舊說以有女即孟姜其文重複彼乃別

指之辭有女同車指忽所取者彼美孟姜指

忽所不取者忽之辭齊昏也祭仲曰君多內

寵子無大援將不立正此詩之意也

有女同行錢氏曰同顏如舜英傳曰英將翺將

翔佩玉將將音鏘釋文曰彼美孟姜德音不

忘德音解見假樂

言齊女有賢譽至今使人不能忘恨不取之

夫... 寺... 言...

也車牽德音來括言其有賢譽此言德音不
忘即所謂齊女賢而不取也詩記曰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是志也蓋其為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予予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固可彊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為善有名而無情所以卒見嗤於祭仲而為詩人所閱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今日鄭昭公詩桓莊之間疏以

山有扶蘇擇今狡童三詩為忽後立時事則為莊王時然未有以明之

為君在辨君子小人而已忽闇於知人所美之人非真美也

山有扶蘇

傳曰扶蘇扶胥小木也。疏曰釋木無文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

隰有荷華

如字。傳曰荷華扶藻也。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菡萏之上

濁領撼同音菡萏談不見子都釋文曰都美也。上好者乃見狂且沮之平。傳曰狂也且辭也

興也山有扶蘇之小木樸樾不足道喻么麼之小人此非美也隰有扶藻之名華曰拔於

汚泥之中喻脩絜之君子此美也夫惡本不
難見忽乃所美非美用捨倒置君子去之在
其朝者皆小人耳故不見都美之賢人惟見
狂人也。世稱美好之人爲子都。子都所稱
子都以貌之美此詩所稱子都以德之美猶
美人之名或稱美貌或稱美德詩以子都爲
兩出一爲賢者一爲女子也若以此子都爲
美貌則與狂且意義不貫鄭氏以狂爲醜其
說牽彊此詩子都子充皆指賢人子都美好

也充充實也非有人名子都子充也。或謂
山隰有草木喻國之有人材耳不必彊爲分
別此說非也凡詩言山隰有草木其草木皆
相類故不必分別此詩以扶蘇對荷華以喬
松對游龍皆不相類荷名華也扶蘇小木不
知其爲何木其名不顯其木可知是荷華與
扶蘇非類也松名木也其材可爲棟梁以喬
言之則又高竦而挺特龍凡草也又以游言
之則枝葉放縱與喬木亦非類也周子以蓮

有君子之德夫子稱松有後凋之操晉人稱
和嶠為千尺松皆以荷松喻賢豈扶蘇游龍
輩所可同日語哉時人比竝言之蓋美惡相
形矣

山有喬松

王氏曰

隰有游龍

牋曰游放縱也。龍紅草也。

釋草曰紅龍古其大者歸龍音龍。舍人曰紅名龍古。陸璣曰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主水澤中。疏曰充實乃見狡童。今曰狡

高丈餘

不見子充 乃見狡童

山有喬高之松木挺特而秀拔喻特立之君

子此美也隰有放縱之龍草縱橫而亂生喻
縱恣之小人此非美也今忽所美非美故不
見充實之賢人乃見狡獪之小子也李德裕
言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
他物不能自起游龍正堪與藤蘿為伍耳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穉兮

穉音託

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

倡音唱和

去聲。曰鄭昭公詩桓莊之間。補傳曰後篇權臣擅命指祭仲此篇亦指祭仲也

此詩小臣願忠於國而力不能自為也後序

之言非詩意也

摯兮摯兮

疏曰七月傳云摯落也落葉謂之摯

落故呼摯

風其吹女

音叔今伯今

倡予和女

興也此小臣有憂國之心呼諸大夫而告之

言此槁葉在柯風將吹女不能久矣天大風

則槁葉無不落喻國有難則大夫皆不安禍

將及矣豈可坐視以為無與於己而不相與

扶持之乎叔伯諸大夫其亟圖之汝倡我則

我和汝矣謂患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也當

時卒無倡之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二女字

皆呼諸大夫

摯兮摯兮風其漂女

漂音飄。傳曰漂猶吹也叔兮伯兮倡

予要女

要音腰。傳曰要成也

成女謂相與成其事也

摯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繕。歲日祭仲專也。今曰鄭昭公詩桓莊之間

狡童或以爲指忽或以爲指祭仲春秋書忽
乃聖人筆削以示褒貶首序稱忽亦國史所
題經聖人之手忽以世子爲鄭君其當時國
人作詩義不得目爲狡童也若指祭仲則祭
仲自莊公時已爲卿且爲莊公取鄧曼而生
昭公當昭公卽位仲已老矣不應目爲童也
今考山有扶蘇之詩刺忽所美非美乃見狂
且狡童是所用之人非狂卽狡此詩正指忽
所用之人耳聖人刪詩以垂世教安取目君

爲狡童乎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

兮餐餐之平

忽所美非美以狡童爲賢而信用之不與賢
人圖事賢者憂之不欲斥忽而斥其所用之
人也爲告忽言之故指狡童爲彼而稱忽爲
子曰彼狡獪之童少不更事情權寵而侮老
成故不與我言也彼狡童不足恤吾惟憂君
之故恐爲所誤至於不能餐也○舊說旣以

狡童指忽又以子為指忽非也彼以指忽之
所用子以稱忽則語意抑揚分明矣彼者薄
之之辭子者親之之辭也權臣擅命將有他
志惡察察言故但言憂之而不能餐微辭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
兮朱氏曰息安也

共食則可以從容謀事耳不能息謂不安息
也食息俱廢憂之深也○舊說謂不與食天
祿今不從此詩蓋忽之朝猶有賢人在焉而

忽不與之謀耳非謂在野之賢也詩記曰賢者於忽懇

懇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謂不交矣踈其可親親其可踈斯其所以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褰音愆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去聲○踈曰忽

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國人突也正謂正爭者之是非去突而定忽

思大國之正已也曰鄭昭公初立詩桓王時

鄭人始作擇兮望大夫相與扶持之既無其人則又作褰裳望大國之見正蓋惓惓於忽也說者多以狂童指忽非也忽以世子嗣位

其立也正國人憂之至於不能餐其情可見
此詩及有女同車皆欲求援大國以扶植之
也王道既微小國無所控愬往往思方伯之
拯已霸圖能無興乎是可以觀世變矣

子惠思我

今日曰惠言恩惠我也

褰裳涉溱

釋文曰褰擗也擗恪侯

反○釋文曰溱水名出鄭字作漕○補傳曰洧溱未必褰裳可涉詩人此言欲其急於拯亂耳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沮之平○朱氏曰且

語助辭也

突以庶奪嫡忽位已定而篡之國人無如之

何故思大國正其孰為當立孰為不當立子
斥大國之人也大國有以恩惠而念我鄭國
之亂欲來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
褻揭其裳涉溱水則至矣子不我思則豈無
他國思我者乎何為皆不來也望大國之正
已其情甚切不主一國也所以告急者突乃
狂童以庶奪嫡其狂已甚也○舊說謂爾不
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如此則自為悠緩
之辭非告急之意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音委。傳曰洧水名。李氏曰說文云洧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猶他人也。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音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取之禮。陽倡而陰

不和倡音唱和去聲。男行而女不隨昭公詩桓莊之

之墀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之是忽為主亦宜

繫忽皆昭公詩

忽初立在桓王時復立在莊王時扶蘇擇兮

狡童丰東門之墀風雨子衿揚之水詩不明

何時作則疑而附之桓莊之間疏指山有扶

蘇至狡童為忽後立時事唯丰以下其時難

知要之八詩一體皆難定其時也

子之丰兮傳曰丰豐滿也。俟我乎巷兮傳曰巷門外也。疏曰門外之

道也。悔予不送兮

此詩述婦人之辭也男子親迎女有他志而

不從其後復思親迎之人謂子之面貌丰丰

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門外之巷悔我當時

不送是子而去也

子之昌兮

傳曰昌盛壯貌

俟我乎堂兮

疏曰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

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堂亦受女於寢堂

悔予不將兮

賤曰將送也

衣錦褻衣

二衣皆如字褻傾之上字亦作網。解見衛碩人

裳錦褻裳

賤曰庶人之妻嫁服也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也

今日行出適解見鄘蠨

女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已言已衣用錦為之其上加褻衣裳

用錦為之其上加褻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

裳錦褻裳衣錦褻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婦人謂嫁曰歸

葛覃傳曰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

音善禪之上濁

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

奔者也

曰昭公詩桓莊之間

丰東門之墠溱洧三詩皆以鄭亂之故而男

女不正故皆曰刺亂也出其東門言閔亂亦此意

東門之墀

傳曰城東門也。今日東門鄭要會之地隱公四年左傳宋公陳侯蔡人

衛人伐鄭圍其東門。○疏曰墀除地為壇除地為墀。茹蘆在阪。茹

音如閭阪音反。○曰茹蘆者菑草也。菑韻亦作茜。○釋草曰茹蘆茅蒐。○李巡曰一名茜可以

染絳。○疏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有墀其墀之外有阪茹蘆之草生焉此男子所居之處也女欲奔之而未遂故言其室則近不難至也其人甚遠未得就之也

東門之栗

疏曰栗樹生於路上

有踐家室

伐柯傳曰踐行列貌

豈不

爾思子不我卽

女欲奔而未得望男之就已也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公詩桓莊之閭

鄭公子之亂時事反覆士之怵於利害隨勢

變遷失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見君子焉

風雨淒淒

音妻。○曰淒淒寒涼之意考見邶綠衣

雞鳴喈喈

音皆。○葛

單傳曰喑喑
和聲之遠聞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今日傳以夷為悅心悅則夷平憂則鬱結也

興也風雨淒淒然寒涼雞猶守時而鳴喑喑然其聲之和興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我得見此人則我心豈不坦然而平夷哉感當時無此人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風雨瀟瀟

傳曰瀟瀟暴疾也朱氏曰風雨聲

雞鳴膠膠

錢氏曰膠膠聲

雜也今日曰膠膠擾擾是雜之意謂羣雞之聲也
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傳曰瘳愈也○李氏曰言如病之瘳愈也

風雨如晦傳曰晦昏也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晝而如晦風雨之甚而雞晝鳴不已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音衿今音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桓莊之間
曰昭公詩

學校興者治之象也學校廢者亂之證也

青青子衿

傳曰衿領也○疏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

悠悠我心

程子

曰悠悠我心賢者悲傷當時如此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鄭以國亂學校不脩生徒解散賢者憂之
言汝學子服青青之衿領宜會聚於學校以講
習今散而何所之乎使我心悠悠然深長思
之縱我不往見汝汝寧不繼聲以問我乎言
此者以學校廢而朋徒解散不相聞知見時
之亂也非要其來見而責望之也

青青子佩

傳曰佩玉也士佩璫珉而青組綬璫音軟。疏曰玉藻士佩璫珉而青組綬璫

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蘊音溫。今日曰玉藻一命緼鞞幽衡注云緼赤黃之間色幽
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既不繼聲問亦不來訪

挑兮達兮

挑音叨又音恍達音撻。朱氏曰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
在城

關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人既廢學乃挑然輕躍達然放恣但好登城
上之高闕以候望為樂賢者念之一日不見
已如三月之久况非止一日乎傷時事之至
此念朋會之無從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

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曰昭公詩桓莊之間○今

忽非無臣也臣非忠良雖有之如無之揚之

水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

昭不能制沃此詩言忽不能制權臣皆與微

弱也忽能用忠臣良士則轉弱為彊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解見王風○曹氏曰此先

鮮兄弟鮮上維予與女音汝無信人之言人實廷

女廷徐音姜之去本音狂

興也楚本浮物一束之楚本非不可流轉而

悠揚之水不能流轉之猶忽之微弱不能號

令其臣也昭公兄弟甚眾無與忽同心者故

言今兄弟雖多終竟是少謂要其終必不相

助雖多猶少也此詩忽兄弟所作故曰維予

二人外此無與同心者也兄弟且如此況他

人乎故言無信他人之言他人實欺廷汝耳

見無忠臣也曹氏曰按左傳突爭國而子

儀子臯更立及至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臯皆已死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

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為鮮○詩記曰無信人

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疆公
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
人實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偽
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
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

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也曰厲公詩僖王時○疏

仲為公取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
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
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
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

傳云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
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
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
云初鄭伯將以高渠彌弒厲公而昭公惡之固諫不
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弒昭公而立公子亶是
三爭也十八年傳云齊侯師于首止于亶會之
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彌祭仲
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
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云鄭厲公自櫟侵鄭
及大陵獲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
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
亦再為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為爭篡故唯數
後為五爭也雍平聲女
尼據反壘音尾轅音患

此詩與中谷有推皆以世亂之故而男女不
相保故序皆以閔傷言之

出其東門東門解見有女如雲傳曰如雲雖則

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縞音果綦音其

艾色。疏曰縞細縐也。戰國策云疆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縐不染故色白也。綦者

青色之小別。艾謂青而微白為艾草之色。縵云

綦文亦以為青色。但巾上為此蒼文非全用蒼

色為巾也。聊樂我員樂音洛員音云。園有桃

與毛異。云員古今字。助語辭也。

鄭國之亂男女相棄有出其東門見婦人之

見棄者其多如雲雖如雲之多皆非我思慮

所存也我心所存在於服白縵之衣綦文之

巾者是我之室且得相樂幸不相棄足矣何

暇閔憐他人之室家乎此感時之亂自顧其

室家亦恐不能相保也縞衣綦巾稱其妻猶

云荆釵布裙也

出其闔閭二字音因都。傳曰闔曲城也。闔城

門外曲城是也。闔是城。有女如茶音徒。曰此

上之臺謂當門臺也。此言如茶乃是茅草秀

之穗也。疏曰鄭於地官掌茶注及既義注與

此。棧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是茅草秀

出之穗非苦菜及委葉二種茶草也。茅之秀者

其穗色白言女皆墜服色如茶然吳語說吳王

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為方陳皆

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贈望之如茶。韋昭云茶

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茶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
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
服也音曾短矢也雖則如茶匪我思且音徂
○三茶考見邳谷風音如問傳曰茹蘆
文曰爾雅云存音如問編衣茹蘆音如問傳曰茹蘆
也舊子徐反音如問解見東聊可與娛音如問傳曰娛
門之墀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蔓音萬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

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曰厲公詩

思遇時者厭亂而思治也不期而會非詩意

野有蔓草傳曰蔓延也零露漙漙漙音團○傳曰有

美一人清揚婉兮清揚考見鄘邂逅相遇音械
候○陳氏曰綢繆詩言昏姻云見此邂逅邂逅
正謂昏姻非淫奔也○今日邂逅謂其議速成
猶迨其今兮之意今人言音如問適我願兮音如問今日適意
事之速者云邂逅而成音如問適我願兮音如問今日適意
適之

興也野有蔓延之草者由天零落其露漙漙

然盛多以潤澤之興國有蕃庶之民者由君

下恩澤以養育之謂民免兵革之禍男女及

時也有美好之女其日清明其眉揚起婉然

而美者使昏姻之議邂逅而成則適我之願

詩經卷之八

也遭時之亂昏姻之道若願之而不可得之辭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音穰。朱氏曰有美一人

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傳曰臧善也

與子偕臧猶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秦洧音臻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

行莫之能救焉日厲公詩傳王時。王氏曰羞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為至於

此者豈其人性之固然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是以至於如此然則民之失性

也為可哀君之失道也為可刺

鄭衛多淫詩衛由上之化鄭由時之亂也漢

地理志皆以為風土之習固然若是則教化

為虛言而二南之義誣矣

溱與洧傳曰鄭兩水名。前漢地理志鄭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陘而

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方渙渙兮日渙音喚。傳

會故其俗淫亟音器盛也。賤曰冰已釋水則渙渙然。李氏曰說

文云渙流散也蓋春冰解釋而流散也韓詩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

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以祓除不祥士與女

方秉蘭兮日香草也楚辭紉秋蘭以為佩女曰

觀乎士曰既且音徂徐音沮之平且往也且往觀乎洧

之外且如字洧訏且樂洧音荀訏音吁樂音洛也傳曰訏大

也維士與女伊其相諶贈之以芍藥芍音杓藥傳曰芍藥

香草。陸機曰今藥草芍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草。詩記曰卽今之芍藥陸機必指以他物蓋

泥毛公香草之言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爾

鄭國之俗以上巳出游溱洧之上男女雜沓

今以淫風既行有因出游而相挑誘者言溱

洧之間春冰既泮方渙渙然流散有士與女

適野游行秉執蘭草女謂士曰盍往觀乎邀

其偕行也士曰既以觀矣未從之也女又勸

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洧水之外聞其土信訏

大而可樂士於是從之因相與戲諶又以芍

藥香草為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瀏音留。傳曰瀏深貌。說文曰流清也士與女

殷其盈矣傳曰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

乎洧之外詢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諶今曰將也方且也猶將安將樂之將贈之以芍藥

鄭衛皆淫聲孔子獨先於鄭今鄭之淫詩顧

鄭衛皆淫聲孔子獨先於鄭今鄭之淫詩顧

少於衛何也詩之見在者孔子所存以爲世
戒也聖筆所刪多矣言鄭聲淫者舉其大體
言之不繫今詩之多寡不必盡黜國史所題
例目之爲男女之詩以求合於鄭聲淫之說
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詩緝卷之八

